

雁去山河远，
人间无归人

阿苏勒

发行
七号剧制&黄金时代

/

作者
小名同学&牛奶

/

监制
考拉&简寻

/

设计
七号剧制

雁

【楔子·雁歸處】

九州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北有草原八部，驍勇尚武，馬快弓強，逐水草而居；中為乾國，踞天下正中，沃土千里、水陸通達，以正統自居；西南是南詔，山川險峻、地瘠勢弱，為三國中最小，只能在大乾與草原之間左右周旋，見勢而行。

而在三方勢力交匯之處，橫亘着一座城。

玉壁城。

玉壁城橫亘中原北境，南望南詔，北抵草原，乃大乾北疆第一雄關。因城牆高逾五丈，磚石澆鐵，被皇帝賜名「玉壁」，是三國交匯的繁華之地。

南詔的沉珂木、香料；草原的牛羊、馬匹；大乾的絲綢、茶磚、鐵器，在此川流不息，商隊絡繹，市聲鼎沸，百姓安居，邊貿興旺。

天辰十七年秋，草原突然撕毀盟約，盡起十萬控弦之士南下，長驅直入三百里，中原腹地十室九空，烽火直逼景安。

八百里加急的軍報片片飛入皇城。老皇帝一夜白頭，急召二子北上拒敵。長子**蘇文璟**，溫潤藏鋒；次子**蘇武錚**，英武剛烈。兄弟二人各領一軍，約期會師於玉壁城下。

蘇文璟麾下，有**趙山嶽**引為臂助，趙氏三代鎮北，忠勇無雙。

景安葉氏根深葉茂，與賈氏分庭抗禮，權傾半壁朝野。其嫡女葉清玥尤為矚目，雖為紅妝，文韜武略不輸二位殿下。她銀槍白馬，執意隨蘇文璟出征。

白氏居於後方，開倉放糧，船隊日夜不息，將數十萬石軍糧運往前線。若無白氏，北疆大軍難以為繼。

草原軍中最精銳者為三萬黑甲鐵騎，名「天浮屠」，其首領納蘭桀人稱「草原武神」，黑甲覆面，其妻是大汗獨女納蘭塔拉，與他並肩而戰。

南詔被捲入戰局，出兵助草原。蘇武錚率軍西進，對南詔用兵極重，焚掠無數。傳說南詔最小的公主在亂軍中失散，從此下落不明。

蘇文璟率主力疾馳北上，率先抵達前線，血戰七晝夜奪回玉璧城。然城外天浮屠黑甲鐵騎已重新集結於玉璧城北三十里外。

與此同時，蘇武錚尚在西線與南詔纏鬥，距玉璧城尚有千里之遙。

雙方遂以玉璧城為界，長久對峙。

蘇文璟與趙山嶽，葉清玥率軍與天浮屠反覆交鋒，勝負參半。中原軍陣嚴整，依托城池死守；草原鐵騎來去如風，來犯則如潮水，去則如退潮。

雙方屍橫數百里，血染草原，春草年生，人骨為肥。

老皇帝病重消息自景安傳來，草原久戰亦顯疲態，士氣低落。

戰場上最令人膽寒者，是那黑甲覆面的武神，葉清玥銀槍白馬，三度與其交手，不分勝負。然葉清玥因家事急召，需返京師。

臨別時，她對蘇文璟說：「殿下，和平若可求，千萬莫錯過。」

蘇文璟沉默良久，終於下定決心，單騎入草原大營求和，無人知曉那夜他說了什麼。只知三日後，草原使者至城下，親率百騎入玉璧城共簽盟約。

蘇武錚此時方率西線大軍趕至。

然和談突然破裂，蘇文璟、趙山嶽力戰而死；草原百騎死傷慘重，狼狽突圍而出，納蘭塔拉亦隕於亂軍之中。

草原震怒。天浮屠踏破玉璧城，屠城以祭納蘭塔拉之靈。

蘇武錚悲憤難抑，重整大軍一舉反攻。武神大敗，向大乾請降，永為藩屬。蘇武錚令其退回草原，永不得南下一步。

戰事既平，蘇武錚班師回朝，老皇帝已崩，蘇武錚入繼大統，改元永安。

新帝登基那日，景安城萬民空巷，鐘鼓齊鳴。

九州之內，烽煙平息。

景安城中，市井繁華，燈火通明。

玉璧城外，春草年年生，昔日屍骨之地，漸長新綠。

天高雲淡，大雁南歸。

天下，終於太平了。

【第一幕·照骨】

黃毯悄然換綠坪，古原無語釋秋聲。

馬蹄踏碎夕陽影，臥唱敖包待月明。

【草原之殤】

自記事起，你便身處這片沃野千里的日曼草原。它縱貫南北二十萬公頃，風吹草低，天地遼闊，是大陸上最大的草原，也是無數塞外民族靈魂的歸處。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這是你從小聽到大的歌謠。草原的孩子學會走路時，便學會仰望天空，學會騎馬時，便學會與風並肩而行。

相傳長生天創造了勤勞勇敢的草原民族，賜予他們牛羊，讓駿馬與他們相伴。

廣闊的日曼草原，必須要有一位傑出的領袖來帶領草原人民前進。長生天讓第一任草原大汗降生在格爾沁，納蘭族的地界，讓他成為草原各族共同的領袖。自那以後，格爾沁便是天賜的聖城，即便在草原八部日益分裂的今天，依然如此。

玉璧城是大乾北疆第一雄關，像一根楔子釘在草原南詔與中原之間，既是通商之地，也是牢籠。大乾人說玉璧城在，大乾北門便在。草原人卻知道，只要這座城存在，草原的馬蹄，便永遠無法踏入真正富庶的南方。

即便大乾在玉璧城開設互市，允草原以牛羊、皮毛換取絲綢、茶磚，那點施捨，也不過是把原本屬於天地的東西，折價賣回給你。

草原人要不是施捨，他們要的是尊嚴，是自由，是不被圍困的生存。

天辰十七年，盟約被反覆踐踏，草原已退無可退。草原八部舉起戰旗，十萬控

弦之士集結，精銳騎兵「天浮屠」南下。

南詔亦被逼到絕境，與草原暗中結盟，約定南北並進，只求撕開大乾那張覆蓋九州的鐵幕。

乾國派出使者，言辭謙恭，誓言如山。他們說願止兵戈共守邊境，不讓血繼續流。草原大將**納蘭桀**逢戰必勝，被草原人尊為**武神**，乾國人以和談為餌，在席間設伏，幸有長生天庇佑，十騎草原精銳猛士掩護納蘭桀浴血奮戰，殺出重圍。

納蘭桀妻子**納蘭塔拉**隨納蘭桀赴約，死在宴席之上，中原人的伏兵之下。

納蘭桀悲痛欲絕，天浮屠血洗玉璧城以悼念納蘭塔拉在天之靈。

可憤怒無法彌補力量的差距，南面的南詔早已被大乾擊敗，而後蘇武錚接手戰局，重整乾國軍隊，他用更冷酷的方式回應草原的怒火，天浮屠覆滅，草原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

蘇武錚揮師北上，乾國軍隊劫掠營帳，所到之處只剩下哭聲與被趕走的牛羊發出的嘶鳴。許多敗兵和牧民被迫背井離鄉，他們被驅趕著向南而去，成為乾國軍功簿上冰冷的數字。

八部殘破，勇士死傷殆盡，長生天彷彿閉上了眼。草原大汗被迫請降，退回關外，永不得南下。

中原史書稱此為【天辰之戰】。

自那以後草原再也回不到從前，八部因慘敗而心生恐懼，逐漸分裂。他們說是納蘭部沒有起到領袖的職責，大汗的選擇讓草原付出了無法承受的代價。

【格族】

這裡是格族的地界，位於草原靠近大乾的邊境，八大部族裡，格族最窮，也最弱小。再往南走就是大乾的玉璧城，北邊是更強大的草原部族，格族夾在中間，既不敢惹事，也逃不開戰火。

連綿的山脈與天際融為一線，日落時分，天邊的餘暉像金色的火焰一樣灑落在大地上。

一隻雄壯的蒼鷹緩緩降落在遠處的土坡上，它抖落蒼灰色的羽毛，靜靜的注視著前方，一動不動，若不是睜著眼睛，你只當它睡著了。

遠方的草地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好似沉睡的蒼鷹猛的振動雙翅，向著目標發起了俯衝，一雙銳利的鉤爪扣在了灰兔的命門上，灰兔本就受了傷，動彈不得。

「那是我們的獵物！」

你急的大喊，灰兔剛剛踩中的是你和父親精心設計的陷阱，你們在此地已經守了整整一個時辰，誰知被一隻蒼鷹撿了便宜，父親只是微笑著看著焦躁的你，眼看蒼鷹就要越飛越高，父親問你：

「小子，知道我當時憑什麼差一點成為『阿圖魯』嗎？」

他起身張弓搭箭，閉上左眼。

「就憑這個！」

話音剛落，一支羽箭彈射而出，半空中的蒼鷹直直墜落到了遠處的空地上，你驚訝的看著這一幕，雖然族中的人都說父親曾是有名的神射手，可還是沒有親眼所見帶來的震撼。

你一手拿著隻肥碩的灰兔，一手提著那隻不走運的蒼鷹，滿臉得意的走進了部落。

部落裡的勇士常常成群結對出去狩獵，帶回來大量的物資，你從小就崇拜他們，老是想讓父親帶上你一起，父親被你鬧的沒辦法，這才隔三差五帶你出去打獵。

一路上部落裡的同齡人都向你投來羨慕的目光。

「昂沁，怎麼還獵了只鷹呀。」

有父親相熟的人上來問話，草原人一向尊重這盤旋天空的王者，非必要情況不會獵殺它們，當然，也沒多少人有這個本事。

父親揉了揉你的亂髮。

「沒辦法，誰讓它要搶我兒子的獵物。」

「那也算它不走運，誰不知道你昂沁是我格族有名的神射手！」

那人又對你說道：「阿蘇勒，你一定得把你父親的一身武藝學會，壯大我格族的任務就交給你了。」

你連忙點頭，兩人相視而笑。

「唉，最近的生意是越來越難做了，皮毛只要稍差一些就被壓價，簡直是不給咱們留活路。」那人話頭一轉，唉聲嘆氣。

父親表情變得凝重，他讓你帶著獵物先回家，他一會就回來。

你本就急著向母親炫耀獵物，聽到此話更是一刻都不停歇，一路小跑回到家中，母親遠遠就望到了你，她溫柔的招手，讓你慢些。

你上氣不接下氣，舉起手中的獵物，母親接過來後並沒有多看一眼，她捧著你紅彤彤的臉蛋。

「餓了吧？」

你點頭，母親取下在火爐上烘烤的雜糧餅，小心翼翼的撇去上面的草木灰後遞給你，叮囑你小心燙，然後熟練的開始對那隻肥碩的兔子動刀。

你小口小口的吃著雜糧餅，看著母親將兔子扒皮洗淨，她並不像其他的草原女子那般披髮，而是用一個木頭做的簪子把頭髮紮起來，歲月並沒有在她臉上留下太多的痕跡，對你來說，母親是整個格族最美麗的女子。

在年少的你眼裡，母親的懷抱就是世界上最溫暖的地方。有一次你假裝睡著眯眼偷看母親，發現母親望著遠方，怔怔出神。

這一會功夫母親已經熬煮了一鍋兔肉湯，她的廚藝在格族是出了名的好，這也是父親頗為自豪的事情。

不多時，父親回來了，他臉上帶著憂慮。

「我們草原的小夥子，大部分都是放羊狩獵的命，若是得到機會跟在大汗身邊，成為大汗親封的阿圖魯，那才算不枉此生呢！」他看了看你，「阿蘇勒，我是不願意你再過我們這種苦日子了。」

阿圖魯就是草原語勇士的含義，你常聽族裡的大人說起，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得到大汗的親封，成為尊貴的阿圖魯。

誰知母親聽完後並不歡喜，反而皺著眉頭看了你一眼，憂慮中透著不忍。

「我只要我的孩子平安就好。」

你再也忍耐不住，半跪著對母親說：

「母親，請相信我，我一定可以成為草原的勇士！不會讓你和父親失望的。」

母親一臉沉默的看著你，搖了搖頭。你的心也沉到谷底，對你這樣一個從小聽著部落裡那些傳奇勇士故事長大的草原小男孩來說，剝奪你成為阿圖魯的機會，是

一種殘忍。

為什麼？母親並沒有向你言明，一向明事理的母親為何要在這件事上堅決反對？父親也鬧不明白，直性子的草原男人並沒有同她爭吵，他輕輕拍了拍你的頭。這個看起來溫柔的女人對認定的事出乎意料地固執，他也習慣了。

一天夜晚，你起夜時偶然發現母親不在，你向外尋去，發現了坐在家門口的她。

她沉默著坐在那裡，你輕步來到她身後，悄悄叫她，她招呼你坐下。

月光如銀白的綢緞灑落在草原，給這片沉睡的大地裹上了朦朧的輕紗，草尖上閃爍著細碎的銀光。她不說話，一直看向遠方。

「母親，是我惹你不開心了嗎？」

你很自責，擔心是自己和父親引來了母親的反常。

「母親，如果你不想我當，我就不當了，一直陪在你身邊。」

母親沒有回答你的話，她轉頭看向你，那是一個需要很多年後你才能明白的眼神，

「阿蘇勒，答應我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你發現這個世界和你想的不一樣，不要對你愛的和愛你的人失望，好嗎？」

她幾乎懇求，你茫然點點頭。

「母親，你有什麼身不由己的事情嗎？告訴我，我可以幫你喲！」

你信誓旦旦地舉起小拳頭，她噗嗤笑出聲。

「我最身不由己的事情，就是你這個小混蛋，害的我一天天操碎了心，回去睡覺！」

父親常說，格族雖小，卻緊挨玉璧城，離中原最近。天辰之戰前，日子還算過得去，格族人總能獵到上好的皮毛，野兔，羚羊角，再趕著馬匹，帶到玉璧城邊的集市上換鹽，茶磚，鐵器，布匹。中原人雖愛討價還價，可買賣終究做得成，族裡日子也還寬裕。

可戰後，一切都變了。

大乾閉了關，官方商路斷了，只剩零星私市。父親仍舊帶著獵物去換東西，卻常常被黑市的中原商賈壓價，欺騙。乾國邊亦被那些黑心商賈收買，動輒以「私自交易」為名，扣貨、罰錢，甚至打人。

你親眼見過。

有一次，父親帶了三張上好的狼皮去換鹽。中原商賈故意挑刺，說有蟲咬破口，價錢壓到原先的三成，父親忍了又忍。乾國邊軍在一旁看熱鬧，忽然上前，踢翻父親的貨筐，笑嘻嘻地說：「蠻狗的東西，也敢賣這麼貴？滾回去吃屎吧！」

父親臉色鐵青，卻仍彎腰去撿。你躲在馬車後，看得眼眶發紅，卻不敢出去。

而不只是你們草原人，中原平民亦是那些商賈邊軍欺壓的不輕，因為你轉頭就看到那三張狼皮價格被翻了數倍賣給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平民百姓。

還有一次，父親好不容易換到一袋鹽和幾匹布。回程路上，被乾國邊軍攔下，說「私運軍資」，硬生生搶走大半。父親爭辯了幾句，被一腳端倒在地，嘴裡淌血。

邊軍大笑離去，留下一句：「下次再來，記得提前把孝敬爺爺的東西備好。」

父親回家時，臉上帶著淤青，卻不對你和母親說，只笑著揉你的頭：「沒事，小傷。等你長大了，爹帶你去，教你怎麼跟他們講道理。」

你知道，他是怕你和母親擔心。

可你看在眼裡，也記在心裡。

父親唯一的願望，就是把你培養成草原上的阿圖魯——真正的勇士。他說，只有成了阿圖魯，才能讓家人過上好日子，讓母親不再操勞。

那一日，父親又帶了滿車的獵物去玉壁城邊的黑市。

你偷偷跟在後面。

他被幾個中原商賈圍住，獵物被挑三抹四，價錢壓得極低。一個胖商賈甚至當面吐口唾沫在狼皮上，父親終於爆發，出手打傷了那幾個欺人太甚的商賈，還推開了前來偏幫的邊軍。

邊軍頭子捂著鼻子，陰狠地笑：「好，格族的蠻狗，你等著。」

那天夜裡，營地突然起火。乾國邊軍私自越境而來，黑夜中火把如龍，馬蹄如雷。他們喊著「剿匪」，見人就殺，見帳就燒。你被母親從睡夢中搖醒，外面已是火海。

母親臉色慘白，卻異常冷靜，她將那枚鐫刻「寒川」的黃玉塞進你手裡。

「阿蘇勒，拿著它，絕對不要鬆手。」

她的聲音帶著不容置疑的決絕。

你還懵著，沒明白發生了什麼，父親已提刀站在帳門口，擋住衝進來的幾名邊軍。母親把你推到父親身後，低聲對他說了句什麼。父親回頭，眼裡滿是血絲，卻只來得及吼一句。

「不——」

母親已轉身衝了出去，她故意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邊軍愣了一瞬，隨即刀槍齊下。

你瞪大眼睛，從帳篷縫隙裡，看見母親被尖刀貫穿的那一刻。**她回頭，深深看了你一眼，那眼神裡有不捨，有歉意，有釋然，還有一絲極輕極輕的笑。**

父親雙眼血紅，咬牙將你扛起，從後帳破開一道口子，衝進夜色。

父親背著你飛快的向部落外奔去，將你放到馬匹上，讓你騎著馬一直向前跑，千萬不要回頭。

「往北邊走，明白嗎？」

他拔出彎刀向那群追兵迎去，秋風呼嘯，似乎在為他送行。

父親為何要你向北走？你不明白，你更不明白為什麼中原人要燒你們的帳篷，殺你們的族人，搶你們的馬羊？為什麼父親那麼強的箭，也擋不住他們的刀？為什麼母親要用自己的命，換你一條活路？

你想哭，可你不敢哭，你怕一哭，就停下來，一停下來，就再也跑不動了。

你恨那些中原人，恨他們笑得那麼囂張，恨他們刀下不留人。恨他們關了商路，逼得父親低頭，逼得格族人忍氣吞聲。恨他們今夜把你的家，你的爹娘，你的整個世界，都燒成了灰。

你太弱小，救不了母親，留不住父親。只能像隻喪家犬一樣，往北逃、逃、逃。

可你又不能死。

你得活下去，變得更強。

強到能拉開父親那把弓，強到能一箭射穿那些人的心。強到能成為阿圖魯，強到能讓所有仇人，跪下來求饒。

總有一天你要讓他們知道，草原人的血，不是白流的。

從那天後已不知過了多少時日，你像個亡魂一樣遊蕩在這片草原上，除了母親塞給你的那枚黃玉和父親的那匹戰馬，你一無所有。你謹遵父親最後的話，一路向北，只是用父親傳給你的狩獵技術填飽肚子。

【納蘭部】

後來你遇見了納蘭部的公主，她把你帶到大汗面前，這也是你第一次見到這個草原共主的樣貌，他身材魁梧，鬍鬚濃密，眼神卻是疲倦和無奈。

他打量著你，問你為何會在此處。你將自己的遭遇合盤托出，求大汗主持公道。

他得知你是昂沁之子時先是一驚，然後緩緩嘆了口氣。

「格族……唉，我與昂沁有過一面之緣，神射手名不虛傳。可惜，格族離玉璧城太近，夾在中原與草原之間，最是難做人。這事……我聽說了。可草原有草原的規矩，八部各有疆界，我雖為大汗，也不能隨意插手他部之事，更不能為了一部之仇，輕啟與中原之戰。如今大戰剛歇，屍骨未寒，若再起刀兵，草原子民還要死多少？孩子，我同情你，可我不能為你一人，賭上整個草原的命。」

你聽出了大汗的言外之意，起身對大汗深深鞠了一躬，轉身頭也不回地離開。

納蘭公主急忙拉住你，然後跪在大汗面前：「父親，他怎麼說也是長生天的子民，如今無家可歸，不如就讓他加入我納蘭部吧！」

「公主不可，我納蘭部貴為八部之首，若隨便什麼人都能想來就來，納蘭部威嚴何在！」大汗還未說話，旁邊就有人反駁，是一個與你年紀相仿的少年，眼神中對你充滿敵意。

「納蘭然你存心和我作對是吧！」

「我不敢和公主作對，只是為納蘭部著想。」

納蘭公主對他怒目而視，納蘭然卻不看她，大有等大汗發落之意。

「納蘭然言之有理，可我草原人不似那群道貌岸然的中原人，不講什麼繁文縟節，只講實力。我問你，騎射你擅長什麼？」

你不明白，卻還是照實回答，「父親生前曾傳授我箭術。」

大汗聽後頗為滿意，「好，既如此，納蘭然，你不是號稱箭術無雙嗎，你和他比試一番。」

既然大汗不願幫你，你也不願意參與這無聊的比試，見你意欲要走，納蘭公主在你耳邊悄悄說道：「你有信心能贏嗎？如果不能，我再去求求父親。」

「贏了又能怎樣？」

「只有留在納蘭部，你才有復仇的機會！」

你一怔，想起父親和母親的臉，鼻子一酸。

納蘭然不屑的神情代表他沒有把你放在眼裡，此時天色近晚，有大雁低空飛行搶食，大汗提出就以大雁為試。

納蘭然只用了一箭，一隻大雁便直直的栽倒下來，他滿臉得意的看著你，你大聲說道：「如此射雁，雖然射下來了，可穿身而過，白白浪費了這一身好羽毛。」

大汗來了興趣，讓你繼續說。

「只需在大雁張口的一瞬間將箭射入，便可不損壞這一身羽毛。」

納蘭然罵你大言不慚，你不理他，張弓搭箭，想起父親對你的諄諄教導，閉上左眼。

一隻羽毛完整的大雁落地，在場眾人無不目瞪口呆，納蘭公主歡呼雀躍，得意

的看著垂頭喪氣的納蘭然。

納蘭然是納蘭部貴族之子，出身和納蘭雅若這一支不同。納蘭氏族分兩脈，大汗所在的一脈握兵掌權，而納蘭然這一支世代管糧草與牧地，他們從不掩飾對天辰之戰的怨氣，甚至私下埋怨過當年草原人的失利，是因為有人逞勇好戰，害得部族折損。

也因此，他尤其排斥你這個從外族逃來的小子。在納蘭然眼裡，你是一個危險的變數，偏偏被大汗收留。

大汗信守承諾，你成了納蘭部的一員。

【光】

自從住進納蘭部，你就成了一個活在白日下的鬼魂。

你擁有了一個帳篷，一碗能果腹的肉湯，但你也擁有了部落裡所有人投來的目光。納蘭然那群人的敵意如芒刺，大人們的審視像繩索，而那些同齡人的躲閃，則是一遍遍提醒你，你是格族的倖存者，一個背著血海深仇的外人，一個不該出現在這裡的麻煩。

你不在乎。

你把所有時間都用在了那把舊弓上，每一次拉開弓弦，你都想著父親閉上左眼時的沉穩；每一次鬆手，你都聽見仇人在耳邊慘叫。箭矢是你唯一的語言，復仇是你活下去唯一的食糧。

可那個公主，納蘭雅若，總像一團無法忽視的光，在你世界的邊緣跳動。

她明亮吵鬧，被所有人寵愛，和你截然相反。你總是下意識地避開她，因為她

身上那種未經傷害的天真，會讓你想起自己被燒成灰燼的家。

那天，你在馬廄裡給唯一的夥伴梳毛時，那團光找了過來。

「喂。」

你渾身一僵，在她清亮的目光下，立刻垂下頭顱。在別人的地盤上，順從是活下去的第一步。

「你不用這樣。」她的聲音裡帶著不耐煩，這讓你更加警惕。

你不知道她想做什麼，你只是一個被她一句話，一次下跪「撿」回來的外人，你的命運握在她手裡，像一隻隨時可以被捏死的鳥。

「從今天起，」她走到你面前，用一種故作成熟的語氣說，「你跟著我。」

你猛地抬起頭，滿心困惑，跟著她？為什麼？

「公主……我需要練習箭術。」你只能說出這個最真實的理由。那是你的全部，是你活著的根基。

「陪我練，也是練習。」她不講道理地打斷你，然後拋出了一個讓你無法理解的邏輯：「我昨天為你跪在父親面前，你現在要是敢拒絕，我不是白跪了嗎？」

你被她的話噎住了，你見過部落裡的人下跪，為了求饒，為了祈求長生天。

你從未見過有人把「下跪」當作一件可以拿來交換的籌碼。她就像一個擁有世上最鋒利匕首的孩子，卻只用它來切烤肉。

你無言以對，她拉起你的手腕，她的手很暖，你想抽回來，卻沒有動。

「走，我們去後山。」

「去……去做什麼？」

「打獵！」

那一下午，你們追著一隻土撥鼠滿山跑。你看著她在前面追得跌跌撞撞，裙擺

沾滿了草屑，髮辮也亂了，有好幾次你下意識地出手拉住她，只是不希望這個麻煩的公主在自己面前摔斷骨頭。

最後你們倆都狼狽地摔在草地上，看著那隻在洞口耀武揚威的土撥鼠，再看看身邊氣得捶地的她，一種前所未有的荒謬感湧上心頭。

你一個家破人亡一心復仇的倖存者，竟然在這裡陪一個不知愁滋味的公主，為了一隻抓不到的土撥鼠而浪費一個下午。

你忍不住笑了一下。

她不氣了，躺在你身邊，學著你的樣子看天。陽光曬在臉上，暖洋洋的，讓你有些恍惚。

「阿蘇勒，你以後想做什麼？」她輕聲問。

這個問題把你拉回現實，你想做什麼？答案只有一個。

「**我想要成為風。**」風無拘無束，無形無影，吹過草原，越過高山，誰也抓不住它，誰也擋不住它。

「**那我就要成為火。**」她說。

你轉過頭，看向她的眼睛，那是不屬於她這個年紀的灼灼光亮。

從那天起，你真的成了她的「影子」。你順從地跟著她，陪她練箭，看她胡鬧。

你看著她因射中靶心而歡呼，因為一點小事和納蘭然吵得面紅耳赤，看著她無憂無慮地躺在草地上唱歌。

你不再覺得那是刺眼的光。

你不敢靠得太近，怕被灼傷，也怕自己身上的寒氣會熄滅那光。但只是遠遠看著，那光和熱就足以讓深夜裡孤身一人的鬼魂，感到一絲不再那麼冰冷的錯覺。

而你這和光靠得太近的「影子」起初還引起了她貼身侍女**多蘭**的不滿，處處被她使絆子。

但在你三番兩次證明了自己的可靠後，多蘭成了除公主外第一個認可你的人。也是那段時間裡，少數願意站出來替你說話的人。

你很感謝她，她卻只是雲淡風輕地說：「真想謝我，就對公主好些。」

原來她也是被納蘭雅若收留的孤女，公主就是她的天。起初的那點敵意，是她給你的考驗，測試你有沒有成為公主同伴的資格。

而通過考驗的你，就是她最堅定的盟友，是她在這世上唯一放心把公主托付出去的人。

【三德】

納蘭雅若有個舅舅叫納蘭徹，是死去的大汗妻子納蘭塔拉的弟弟。第一次見他時，你感嘆這才是如鐵般的草原男兒，他身材高瘦卻有力，臉上有一道長疤，聽說是天辰之戰留下的。

納蘭徹負責教族裡的小輩騎術和箭法，算是你們的師父。他曾和你較量過箭法，還囑咐你要好好保護納蘭雅若，納蘭雅若急著說都是她保護你，納蘭徹哈哈大笑。

他是個表面豪爽，卻心思細膩的男兒，每次從外面回來都會給你們帶上一份禮物。這也是你第一次見到中原的扇子，上面畫著一座城，煙柳畫橋，風景秀麗。

他說畫上的是景安，大乾的皇都，大乾皇帝所在的地方。

你沒有去過景安，你只知道一直往南走可以看到一座雄偉的城市，玉璧城。它

橫跨在大乾和草原中間，像一道鐵壁，堅不可破。

營地裡點起了篝火，火星噼啪作響，映得每個人的臉忽明忽暗。納蘭徹盤腿坐在火堆旁，解下腰間的酒囊，喝了一口，又遞給旁邊的族人。

你、納蘭雅若、納蘭然，還有族裡的一眾小輩圍成一圈，聽他講故事。

「我給你們講個事兒。」納蘭徹抬眼看了看夜空，語氣不像平日那樣隨意，多了幾分認真。

「以前還沒打仗的時候，我曾聽一個人講過一個說法。」他說到這裡，頓了一下，像是在回憶那個人的聲音。

「他說，這天下啊，想坐穩，不外乎三樣東西。」

你們立刻來了精神。

「哪三樣？」納蘭雅若搶著問。

納蘭徹伸出三根手指，在火光裡一一比給你們看。

「一曰武力。鐵騎在手，刀鋒向前，誰不服，就打到他服。可光靠武力的人，往往守不住。刀能砍人，砍不了人心。百姓嘴上不說，心裡卻恨，等哪天風向一變，塌得最快的，就是這種。」

納蘭雅若聽得很認真。

「二曰民心。對百姓好，讓人願意跟著你。可若只有好心，卻沒刀沒馬，外敵一來，再多的好話也擋不住。風一吹，就散了。」

納蘭雅若忍不住皺眉：「那不是很難嗎？」

「所以還有第三樣。」納蘭徹抬頭，看了她一眼。

「三曰正統。」

納蘭然立刻嗤了一聲，「什麼正統？」他不耐煩地說，「不就是誰生在誰肚子

裡嗎？中原人最愛講這個。」

火堆旁響起一陣笑聲。

納蘭徹卻沒生氣，只慢慢說道：「對，中原人信這個。血脈、天命，祖宗留下的名分。看著穩，其實最容易爛。」

「要是一個人，三樣都沒有呢？」你開口。

火堆旁一靜。

你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問這句話，只是那一瞬間，火焰跳動的影子裡，你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夜晚。

被燒塌的帳篷，倒地的屍體，還有被馬蹄踏碎的一地狼藉。那些人什麼都沒有，更沒人替他們說一句話，連名字都無人記得。

「沒有出身，沒有名分，也沒人在乎他死活，這樣的人，就只能被踩死嗎？」

納蘭徹看了你一眼，良久才慢慢說道：「如果真到了那一步……那他就只能，先活下來。活到有刀、有人，有名字為止。」

你點了點頭沒有再問，在心裡把那句話重複了一遍。

活下來，直到有資格去恨為止。

納蘭雅若忍不住追問：「那……要是三樣都有呢？」

火焰映在納蘭徹臉上的那道疤上，明暗交錯。他像是想了很久，才開口：「那大概，就是聖人了吧。」

納蘭然哈哈大笑，往後一躺，枕著胳膊：「哪有這種人？聽著就像喝多了吹出來的牛。」

有人跟著起鬨：「對啊對啊，能打，能讓人服，還生得對，這種人要真有，早就一統天下了。」

納蘭然撇嘴補了一句：「講這些的人呢？是不是後來被人砍死了？」

納蘭徹看了他一眼，語氣淡淡的：「是死了。」

「你看。」納蘭然拍了拍手：「那不就證明是胡說八道？」

眾人又笑成一團。

只有你沒有笑，盯著火堆裡翻卷的火焰，心裡卻在想，也許正是因為好人都死光了，才留下一群壞種活在世上。納蘭雅若也正望著火焰出神，眉頭微微皺著，像是在反覆琢磨那幾句話。

納蘭雅若又輕聲問舅舅：

「要是真的有人能做到，是不是……天下就真的不會再打仗了？」

「不知道。因為沒有人能去驗證了。」

納蘭然不以為意地擺擺手：「反正這種東西，只有中原人才愛琢磨。我們草原人，騎得快，射得準，能活下來，比什麼都強。」

沒有人反駁，有些話也許現在聽不懂，卻會在很久很久以後，忽然想起來。

【葉清玥】

夜色很靜，風吹草低，腳步聲被淹沒在蟲鳴裡。方才火堆旁的那些話像沒散的火星，一點一點落在心裡，怎麼也熄不掉。

那天夜裡，你夢見了一個女人。

她站在很遠的地方，背後是漫天亮起的煙火。火光映在她眼裡，明亮又溫柔。你想喊她，卻發現自己發不出聲音，只能看著她轉過身，朝你輕輕一笑。

你猛地醒來，帳篷外天色未明，只有一線灰白的晨光，你翻了個身，卻再也睡不著了。

白日裡納蘭雅若在帳中翻找母親留下的舊物，不一會大聲呼喚你，似乎有了什麼發現。

「你快看！這是我剛找到的！」她很興奮，「你看這個名字，葉清玥……你認識嗎？」

你搖了搖頭，和納蘭雅若一樣，你對上一輩的恩怨知之甚少。你們一封一封地讀下去。

這些信全是那個叫**葉清玥**的女子寫來的。

葉清玥在信裡回憶著她們在大乾學宮一同讀書的時光，說起納蘭塔拉當年是如何不習慣中原的繁文縟節，卻又是如何以一手驚豔的箭術讓所有同窗刮目相看。

她描繪著京城景安的繁華，字裡行間，是對摯友的深深牽掛。

「……景安在放煙火，萬千華彩升空，璀璨如白晝。我總會想起你，塔拉，你說草原的星空雖也壯麗，卻少了這份人間煙火的熱鬧。你說將來一定要請我去看真正的流星，不知何日，你我才能再聚？」

「她說想邀請她來草原玩……」納蘭雅若輕聲念著信裡的內容，這些信為你們拼湊出了一個在別人口中從未有過的，溫柔而立體的納蘭塔拉。

你們繼續往下讀，直到翻出壓在最底下的最後一封。

這封信的紙張有些褶皺，似乎曾被主人用力攥緊過。字跡也遠不如之前的從容，筆鋒凌厲，帶著一種難以置信的倉惶與質問。

「塔拉，為什麼？！」

僅僅五個字，彷彿能穿透紙背，帶著血淋淋的痛楚撲面而來。

「商隊傳來消息，說草原與南詔聯手，對我大乾不宣而戰。我不信！昔日同窗之誼，你我推心置腹，難道全是假的？你說草原不滿商路掣肘，可我們不是正在為此斡旋嗎？你說過你我當為天下太平盡一份心力，為何轉眼便兵戈相向？納蘭徹、納蘭桀他們也同意嗎？！你回信，告訴我，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信到這裡，戛然而止。

你們拿著這封信，久久沒有說話。篝火邊的故事，舅舅口中的戰爭緣由，此刻都變得模糊起來。原來在「天辰之戰」的宏大敘事之下，還藏著這樣一段被撕碎的友誼和被背叛的諾言。

葉清玥……她是否還在人世，是否還記得和草原人的約定？當年又到底發生了什麼，讓昔日同窗拔刀相向？

【南詔】

從前的草原，並不富庶，卻也不至於如此。牛羊可以換鹽，皮毛可以換糧，牧民逐水草而居，日子清苦，卻能過下去。

如今玉璧城的商路被中原單方面封死，牲畜賣不出去，換不回糧食，只能被迫宰殺，吃一隻，少一隻。

商路關閉後，中原邊軍開始以「防亂」為名，嚴控草原貨物流通。背地裡邊軍和黑市商販勾結，商隊被盤剝，貨物被扣押，甚至有人被指為「私貿」，就地斬殺。

中原人說那是規矩，他們知道草原離不開那條商路，肆意妄為。

為此，大汗納蘭桀決議聯合**南詔國**牽制中原王朝來分擔壓力。可是，就連納蘭部都有不少人反對他，認為此舉太過冒險。

納蘭桀力排眾議，出使南詔被重新擺上了桌面，納蘭徹為正使，你被點名隨行，納蘭雅若同樣在列。

納蘭徹對你向來極好，除了教你騎馬習武，更常說草原之外亦有天地，此行，正好帶你出去見見世面。

你心裡很清楚，南詔並不真正歡迎這次使節。

天辰之戰留下的裂痕，從未真正彌合。那一戰中，雙方皆損失慘重，卻總有人需要為失敗承擔更多的指責，草原正是那個最方便被指認的對象。

更重要的是，南詔在天辰之戰裡失去了國璽，那是一個國家最重的象徵，失去它，便等於失去了完整的正統。

到南詔最快的路是水路，渡過瀾滄江一路向南，風變得潮溼，連夜裡的蟲鳴都和草原不同。山巒起伏，林木濃密，河流像纏繞的絲帶，在山間蜿蜒。

進入南詔邊境的那天，你第一次看見**歲那城**，它不像中原的城池那樣方正森嚴，也不像草原的營地那樣開闊。

城牆並不高，城門上懸著彩色的布幡，在風中飄揚。城內的屋舍多以木石搭建，屋檐下掛著鈴鐺，風一吹，叮噠作響。

街道不寬，卻熱鬧得很。

香料的味，果酒的甜香撲面而來。行人衣著鮮亮，笑聲爽朗，看到你們的隊伍也不躲避，反而主動讓路，有人還衝你們點頭示意。

「歡迎遠客——」這裡的人看起來真的很熱情。

「南詔人就是這樣。」納蘭徹低聲說道，「臉上，總是先給你三分好。」

按納蘭徹的說法，南詔人也算給足了面子，國主直接來到邊城相迎。他說著，卻沒什麼好臉色，你知道他是在埋怨**天辰之戰**時南詔人的糟糕表現——被蘇武錚率軍踏破全境，壓根沒有起到牽制大乾的作用。

南詔國主蕭衍面容清瘦，身上的衣袍顏色沉靜，沒有過多裝飾，看上去很溫和。

「草原的朋友，遠道而來，辛苦了。」

納蘭徹行禮，態度不卑不亢。

「南詔王客氣。」

你目光卻不由自主地被另一道身影吸引，蕭衍身側坐著一名少女，她穿著南詔的服飾，衣襟繡著繁複的花紋，頭髮用銀飾束起，眉眼清秀，神情安靜。

察覺到你的視線，她抬頭看了你一眼。

「這是小女，**蕭綺露**。」蕭綺露起身對你們行禮，你和納蘭雅若回禮。

蕭衍抬手示意左右退下，語氣也隨之鬆緩了幾分。

「當年在學宮，你最不耐煩這些虛禮。」他語調平和，「先生讓你練三遍，你總嫌多，說騎在馬上，比站著行禮自在。」

納蘭徹低頭笑了笑：「那時候年輕，不知天高地厚。」

「如今知道了？」蕭衍反問，納蘭徹抬眼與他對視，神色坦然。

「知道了，也晚了。」

蕭衍輕輕嘆了一聲，「這裡不是學宮，也不是大乾，今日你我，只當是舊識敘

話。」

納蘭徹略一遲疑，點頭。

「當年在學宮，你姐姐最愛和蘇文璟爭辯，一個講仁義，一個講現實，吵得最兇，葉清玥站在旁邊，總說他們兩個人都太想當然。」

納蘭徹眼神微動，卻沒有反駁。

「我記得你姐姐說過一句話：這天下不是棋盤，人也不是棋子，坐得太高，看不見血。」

納蘭徹沉默良久，才緩緩開口：「王上記性很好。」

蕭衍苦笑了一下：「記性好，不見得是好事。」

蕭衍讓蕭綺露帶著你們四處走走，說他與納蘭徹還有要事相商。

街邊有孩子追逐打鬧，婦人坐在門前編織彩線，酒肆裡傳來歌聲，節奏明快而自由。這是一座並不繁華，卻充滿煙火氣的城。

「這城倒是好看。」納蘭雅若隨口說道，「不像我們那邊，一眼望過去，全是風和草。」

你笑答道：「你要是住久了，就會嫌這地方憋悶。」然後轉頭看向蕭綺露，
「公主準備帶我們去哪？」

「你們不該來。」蕭綺露突然開口。

納蘭雅若一聽這話頓時來了火氣，你搶先一步，皺著眉問：「為什麼？」

「草原人會再次把南詔拖入戰爭，」蕭綺露的目光掃過你們，毫不避諱，「可南詔，已經沒有再次開戰的資本了。」

「你！」雅若再也忍不住，衝上前去，與她針鋒相對：「我們好心好意前來結

盟，共同對抗大乾，你就是這麼看我們的？當年天辰之戰，要不是你們南詔人戰鬥力太弱，一觸即潰，怎麼會被大乾皇帝帶著兵蹂躪了全境！」

她越說越高漲，常年馳騁草原的驕傲讓她無法接受這樣的指責。她沒有注意到，隨著她的話語，蕭綺露的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那雙原本清冷的眸子裡，翻湧起你看不懂的痛苦和憤怒。

「戰鬥力弱怎麼了？」她突然開口，聲音發顫，打斷了雅若的話：「戰鬥力弱，便不配活著嗎？！」

她直視著納蘭雅若，一字一句地質問：「戰鬥力弱，就活該被你們呼來喝去，活該被更強者當作棄子嗎？南詔人就該流離失所，家破人亡？」

她的聲音陡然拔高，帶著哭腔：「你知不知道，因為那場戰爭，有多少南詔的孩子，再也見不到自己的父母！」

納蘭雅若的臉色變了，而你的腦海裡不受控制地浮現出草原上的畫面被驅趕遷徙的牧戶，寒冬裡凍死在帳篷外的孩子，還有格族的血債。

這份痛苦，並不只屬於南詔。

第二日午後，還在為昨日和蕭綺露吵架的事心生煩悶的納蘭雅若拉著你來到瀾滄江邊散心。

沒想到又在這遇到了那個清秀文靜，發起火來卻懟的你們說不出話的少女。

她正蹲下身，撿起一塊被江水磨圓的卵石。

「喂。」

她回過頭，顯得有些意外。納蘭雅若遲疑了下，才開口：「昨天……我不是故意那麼說的。」

蕭綺露沒答話，只是低頭看著手裡的石子。你在身旁用草原語低聲提醒她語氣誠懇些。

「我知道我知道！」納蘭亞若紅著臉，「我不該用『強不強』去衡量人命。」

蕭綺露沉默了一會兒，問：「你們草原的姑娘，都像你這樣嗎？」

「哪樣？」雅若愣了愣。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見她終於肯繼續說話，雅若笑了：「差不多吧。」

你低聲道：「江邊風大，該回去了。」

「知道啦！」納蘭雅若拉起蕭綺露：「明天再來！」

你們往回走經過驛館時，無意間聽見裡面傳來納蘭徹與南詔王壓低的交談聲。

「大乾如今太強，南詔……」

後面的話被刻意壓低，聽不真切。納蘭雅若踢著路上的石子，哼著草原小調，似乎沒聽見。你心裡卻已經有了答案，這一趟南行，多半不會有結果。

第三日納蘭雅若帶了她的弓，在江灘上擺了一排卵石，拉弓搭箭——

「等等！」你急切提醒，但箭已離弦。

石頭被箭擦中，沿著傾斜的江灘往下滾。江灘下，一個洗衣的老婦人背對著危險。

「小心！」蕭綺露大喊，她彎腰抓起一根帶刺的枯枝，用盡全力擲出去！枯枝撞偏石頭，擦著老婦人的衣角滾進江裡。

納蘭雅若臉色煞白，弓掉在地上。

你衝過去扶起老婦人，然後又掏出一卷布條遞給蕭綺露，她的手掌剛才抓枯枝

時被劃破了。

她沒接。

「拿著，不然容易潰膿。」

她終於接過布條。納蘭雅若抬起頭，眼睛有點紅：「對不起……你剛才怎麼扔那麼準？」

她輕笑了下，表示不用在意。你替她包紮傷口，沒想到這個清秀的女孩還有這樣的堅韌和決斷。

「該說謝謝的是我。」你低聲道，若不是蕭綺露出手救下了那個老婦人，她絕對會埋怨自己。

納蘭雅若一把將你推開，自己擠到前面：「要謝也是我謝！」

你無奈搖頭，蕭綺露笑出了聲。納蘭疑惑地目光在你和蕭綺露之間來回掃了兩遍，歪著頭，小聲嘀咕了一句：

「奇了……你們倆不說話的時候，那神情……怎麼有點像呢？」

蕭綺露微微一怔，沒太聽清：「什麼？」

她猛地轉過身，辮子在空中甩出一個俐落的弧度：「那個……我去林子裡轉轉！晚上帶好吃的回來謝你！」

她總是這樣，來的快去的快，也是她最可愛的地方。

納蘭雅若走後，只剩你和蕭綺露，蕭綺露提議帶你去城內的集市轉轉，你想著左右無事，便答應了。

南詔多山，溼氣重，又盛產各式香料，因此南詔人們總愛以香料入菜，起到祛濕增味之效。集市裡的各式香味對你這從小長在飲食相對簡樸的草原人來說十分新

奇，忍不住每種都想嘗試一點。

蕭綺露見你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便神秘秘的說要帶你去吃一味她最愛吃的南詔名菜。

可那菜一上桌你心裡就直犯嘀咕——這黑不溜秋又黏糊糊的羹湯看得你半點食慾也沒，這玩意真的能吃嗎？

似乎是看出了你的疑慮，蕭綺露率先嘗了一口，露出滿足的表情後對你眨了眨眼，那眼神中滿是挑釁，似是在說——「怎麼，你們草原勇士連吃口這個都不敢嗎？」

你可不想被她瞧不起，於是硬著頭皮嘗了一口，想不到，竟是驚人的美味！

那羹湯似是將各式河鮮切蓉後佐以大量薑末、胡椒與其他草果、香葉等各式香料，薑末與香料完美的去除了河鮮的腥味，只在胡椒的辣味後留下不時泛上的河鮮回甜。上桌前淋上的一小匙花椒油更是點睛之筆，那恰到好處的麻完美襯出了河鮮湯底的醇厚。

你忍不住想多取些花椒油，但就在你伸手之時，蕭綺露的手猛然一縮，你轉頭看去，她的眼神凌厲，和你們草原狼崽護食的神情如出一轍。

蕭綺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幼時與家人走散曾流落善堂，那時養成的習慣，倒是讓你見笑了。」

見她如此坦誠，你對這南詔公主更加欣賞，便也全盤托出了自己族人被滅，流亡納蘭部的往事。

你們越聊越投機，從童年往事一路聊到了民生、商路、天下。你們驚訝地發現你們二人的經歷雖大相逕庭，對事物的觀點卻十分相近，頗有相見恨晚之感。

你忍不住感嘆道：「公主之言令我十分敬佩，若非妳是南詔公主，而我只是個

草原的無名小卒，依草原規矩，今日我該與妳結為異性兄妹才是。」

蕭綺露笑了笑：「私下以兄妹相稱，亦無不可。」

那晚，納蘭雅若弄來一隻野兔，在驛館後院生了堆小火。

你們三人圍坐在火堆旁。兔肉烤好，她撕下一條後腿遞給蕭綺露：「嚐嚐！草原的烤法。」

蕭綺露接過咬了一口，眼睛立刻亮了起來。

「好吃嗎？」

「嗯。」蕭綺露點頭。

火光映著三張年輕的臉。

後來的半個月，歲那城外的草坡、江灘，甚至更遠的山林，都留下了你們三個少年人的足跡與笑聲。

可離別終究還是會到來。

分別前夜，沒有大人在場。你們又聚在最初的那片江灘，燃著一小堆篝火。

納蘭雅若沒有像往常那樣嘰嘰喳喳，她抱著膝蓋，下巴擱在上面，看著跳動的火苗：「舅舅說……明天一早就得走了。」

「嗯，」蕭綺露輕輕撥弄著一根枯枝：「父王也說，差不多該回王都了。」

你往火裡添了根柴，火星噼啪濺起，映亮你沉默的側臉。

「明年，」納蘭雅若忽然抬起頭，眼睛被火光映得格外亮：「明年你們還會來歲那嗎？」

蕭綺露點頭：「我會向父王說的，不然就去草原找你們。」

「那我也來！」雅若立刻說，然後拽了拽你的袖子，「你也來！對吧？」

你「嗯」了一聲，看向蕭綺露：「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她鄭重地應下。

納蘭雅若開心了，從懷裡掏出早準備好的東西，塞給她：「曬乾的肉條和奶疙瘩，都是我盯著人做的，可好吃了。你……」她頓了頓，聲音小了些：「別餓著。」

蕭綺露也取出兩樣東西，給她的是一條新繡的髮帶，南詔的手藝。給你的是一個更厚實的護腕，內側細密地襯了棉。

「髮帶騎馬時用，不易散。」她對納蘭雅若說。

「護腕防繮繩磨手。」又對你說。

納蘭雅若喜歡極了，當場就把髮帶繫上。你接過護腕，手指摩著細密的針腳，低聲道：「很合用。謝謝。」

火堆漸弱，東方天際透出薄薄的青灰色。

「該回去了。」你站起身，納蘭雅若也跳起來，張開手臂，給了自己的新朋友一個大大的擁抱。

「蕭綺露，別忘了！明年，歲那見！」

「不會忘。」她回抱。

你鄭重地行了一個草原的禮：「保重，公主。」

「保重，阿蘇勒。」

回去的路上，三人都很安靜。清晨的寒風中，你們在岔路口停下。你用力揮了揮手，生怕多看一眼就捨不得走，轉身大步離開。

江灘空寂，草坡蒼黃。

馬隊行至城外，納蘭徹才告訴了你們結果：結盟不成，南詔人畏懼大乾，天辰之戰的教訓，已經把他們的膽氣嚇散了。

「其實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納蘭徹繼續說道，「一個被正面擊潰過的國家，很難再相信戰爭能帶來希望。」

你點了點頭算是應聲，可你的目光，卻不由自主地落在身後。

城池漸漸遠了，輪廓變得模糊。你忽然想起那些坐在門前編織彩線的婦人，街角低聲討價還價的商販，還有那個清秀卻堅韌的公主。

其實你一直覺得，恐懼是可以被克服的，只要足夠強大。

但對此刻的南詔來說，不再被捲入戰爭，本就是一種拼盡全力後的選擇。

【五年後】

傳說中的乾國「軍神」趙靖易被調來了北疆，他戰績彪炳，兇名赫赫，在這個時候將他安置到玉璧城，誰知道乾國何意？此時激怒乾國，恐有滅頂之災。

第一任草原共主，草原民族心目中的聖人——天可汗納蘭呼倫，為了草原的未來，每四年在格爾沁舉辦大會，其實是要選出草原上最勇敢聰明的年輕人，為草原效力。勝者可以得到「阿圖魯」的封號，成為人人敬仰的勇者。

冬天一過，便是春天，格爾沁大會召開在即。你記得那個冬天格外難熬，大雪封山，糧草不濟，你們靠著蕭綺露送來的南詔物資才能勉強度日。

可你們都知道，南詔自己也不容易，那些東西，是她自己節衣縮食省下公主府的開支才送來的。

其中，還包含了一小罐花椒油和一封信。

給我最好的朋友，

願你們能平安度過這個冬天。

——蕭綺露

可後來，糧食還是不夠了，你們唯有冒死進山狩獵，納蘭雅若幾乎死在山上。
是你把她救了回來，為此還大病一場，差點沒熬過來。

那時你意識昏沉，只記得她靠得很近，聲音低低的，好像對你說了什麼很重要的話。

漫長的冬天終於過去了，那些話也被埋藏在風雪裡。

四年一度的格爾沁大會又要召開了，此次的格爾沁大會有所不同，草原特地向九州各地都送去了邀請函，誠邀九州各地的俊傑來草原參加此盛會，以彰顯草原熱愛和平，不再興刀兵之事的決心。

而你已經等待這個機會等待了很久，你一定要在格爾沁大會上奪魁，成為阿圖魯，悼念父母親的在天之靈。

夜風帶著草香，月光如碎銀灑在水面上。格爾沁大會明天就要開始了，你和納蘭雅若本是偷偷溜出來，沒想到在老樹下看見兩個身影。

一個是舅舅，另一個是個中原女子，米白色衣袍，氣度清冷。你下意識勒住繩，納蘭雅若也停在你身邊，小聲問：「那是誰呀？」

你們屏住呼吸，藏在樹影裡，聽見他們的對話。

納蘭徹的聲音帶著嘲諷：「清玥，你還活著。」

你的心猛的一跳，她就是納蘭雅若母親信中那個女人？女子轉過身，月光照在她臉上，美得讓你心頭一震。她只是淡淡點頭：「近來可好？」

「好？」納蘭徹冷笑一聲，望著河水：「好與壞，又有什麼分別？大家不都揣著明白裝糊塗嗎？當年學宮裡，蘇文璟信誓旦旦，說要讓大乾、南詔、草原一家親，讓天下百姓過上太平日子。結果呢？天下沒太平，百姓沒過上好日子，人死了倒不少。」

蘇文璟……這個名字你聽過，在老人的閒談裡，像一個遙遠的傳說。

女子沉默片刻，眉頭微皺，又慢慢鬆開。

「會太平的。」

納蘭徹搖頭，笑意更冷：「你還是信他的鬼話。清玥，當年學宮那段日子，如今想來，不過一場笑話。蘇武錚讓你來草原，又是為了什麼？再勸我們簽一次屈辱的盟約？」

女子沒有回答，只望著河對岸的營火，目光深遠，像在看更遠的地方。

你和納蘭雅若對視一眼，她拉拉你的袖子，想退。納蘭徹忽然回頭，衝你們招手：「別藏了，過來。」

「我認識你，你是葉清玥。」納蘭雅若迫不及待地走出，朝女子大聲喊道。

她微微一怔，目光終於從納蘭徹身上移開，落到你們臉上。

「我見過你寫給我母親的信，你認識我母親，對不對？」

納蘭徹明顯愣住了，女子目光先落在納蘭雅若臉上，輕聲問：「這是塔拉的孩子？」

納蘭徹臉色一變，像被戳中了痛處。他沉默片刻，才點點頭，聲音低沉：「是……塔拉的女兒。」

女子目光柔和下來，又轉向你：「這位是？」

納蘭徹頓了頓，勉強笑了笑：「我的徒弟，納蘭部最棒的射手。」

你警惕地看了她一眼，沒說話。

女子目光在你們身上停留片刻，只說：「夜深了，早些休息。大會明日就開始，別誤了時辰。」

納蘭徹拍拍你的肩：「走吧。」

你們轉身離開。你回頭看了一眼，那女子仍坐在河邊，背影孤單，月光落在她肩上，像一層薄霜。

【格爾沁大會】

火紅的晚霞潑灑在無垠的草海上，遠處牛羊成群，牧馬嘶鳴，金色的夕陽為這座草原聖城鍍上輝煌的光邊。空氣中瀰漫著青草和奶食的氣息，散發著粗礪且蓬勃的生命力。

草原最難捱的冬天已然過去，冰雪融水滋養出豐茂的草場，各色野花星星點點灑落綠毯。這是草原最好的季節，也是四年一度最盛大的歡聚。

巨大的圓形會場中央，篝火已熊熊燃起。一群草原少女正踏着鼓點起舞，紅衣如火，銀飾叮噹，舞姿熱烈奔放，帶著草原特有的野性與生命力。

鼓聲驟密，舞女如潮水般退去。會場忽然一靜。

然後，一個身影獨自步入火光中央。

她戴著面紗，只露出一雙明亮如星的眼睛。身著紅色的草原禮袍，沒有伴奏，她只是靜靜站立片刻，然後抬手——

起舞。

與方才群舞的熱烈截然不同，她的舞姿輕盈似蝶，舒展如雲，每一個旋轉，每一次回眸，都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優雅與力量。面紗隨著動作飄拂，偶爾露出精緻的下頷與唇角。火光在她周身跳躍，彷彿整個人都在發光。

全場寂靜，只有篝火咻作響。

中原的席位上坐著三名男子與一名女子。其中兩人神色沉穩，目光內斂；那名女子眼中帶著掩不住的憧憬與新奇；而其中一名男子則顯得格外開懷，眉眼間滿是興致，毫不掩飾自己的歡喜。

南詔使團中坐著一位身形高挑，氣質清冷的女子，雖然服飾變了，容貌也更顯成熟，但你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她，**蕭綺露**。

五年了，當年那句落空的「再見」，終於在這一刻得以兌現，若雅若知道她也來了，一定會很高興。

舞至酣處，她忽然一個騰躍，面紗被風拂起，翩然飄落。

火光完整地照亮了她的臉。蜜色肌膚，挺秀的鼻樑，那雙眼睛依舊亮得像淬過火的星辰，只是褪去了稚氣，添了草原公主的威儀與明艷。

鼓聲轟然再起，如雷鳴掌聲。

你怔怔望著那個身影。

即便隔著面紗，你還是早就一眼就認出了她。

納蘭雅若。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已經從那個咋咋呼呼的草原少女，出落成這般驚艷奪目的模樣。你忽然意識到，這些年你一直站在她身邊，卻從未真正這樣看過她。

她的目光在人群中緩緩掃過，最終落在你身上。

那一刻四周的喧鬧都遠去，偌大的會場，無數的觀眾，都與你無關。你的世界裡，只剩下火光中央的她。

她逐漸靠近，舞步在你面前收住。她抬手，酒盞隨著舞姿劃出一道弧線，停在你唇邊。

她離你這樣近，近到你能看清她眼底跳動的火光，也能聽見自己胸腔裡不受控制的心跳。

她微微俯身，聲音被鼓點和風裹著，只有你能聽見：「張嘴。」

你沒有猶豫，低頭一飲而盡。

火光照亮她的瞳孔，那裡只有你的倒影。

就在這一瞬間，鼓聲驟然加快。不知道是誰先反應過來，大笑著拍桌子，高聲喊了一句。

「好！」

緊接著，歡呼聲如野火燎原，轟然炸開。

「再來一杯！」

「公主豪邁！」

「這才是格爾沁的舞！」

任務一：自我介紹

請進行自我介紹。

你身在納蘭部，卻並不姓納蘭。正因如此，你更要讓所有人記住你從哪裡來。

你來自格族，那個位於草原邊境最貧瘠也最弱小的部族。

你必須牢記：絕不能泄露黃玉相關的祕密；也不要主動揭開格族覆滅的舊傷。

你的目的不是訴苦，而是讓眾人正視格族，也正視你。

「我會證明，草原最弱小部落走出來的人，也不弱於在座任何一人。」

任務二：奪魁

你要在這裡奪魁成為阿圖魯，讓所有曾輕視你的人都看見，你不是寄人籬下的外族少年，你是能靠自己贏得榮耀的人。

更重要的是，你想用這場勝利，告慰父母的在天之靈。

所以你必須贏。

草原的風很自由，去吧，去奪那屬於你的魁首。

【暫且留步，在這格爾沁大會上多玩玩吧。】